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創刊　第四五四號

華夏導報

社址：中國文化學院　電話：八八六〇八九

（校刊）・非賣品・

發行人：宋晞
社長：鄭貞銘
主編：新聞學系
發行：華岡書局

高等考試昨放榜

建築系黃華勛榮登榜首

新聞系友二人嶄露頭角

【本報訊】華岡榮譽又一章。本年度高等考試於昨（二十三）日放榜，本校建築系第二屆校友黃華勛榮膺全省高考榜首。

黃華勛，湖北大冶人，現年二十八歲，此次他以總平均八十分榮得全國最高分。他在校時成績始終保持名列前茅。現服役於屏東。

【本報訊】新聞系校友于洪海、羅超華，又一次在考場中為華岡爭取無上榮耀。

本年度高等考試，已於昨（二十三）日放榜，新聞系第二屆校友于洪海，與第四屆校友羅超華，在一萬零五百多人的競爭中，嶄露頭角，高中「新聞行政人員」，為本校及該系再一次爭奪了榮譽。

于洪海現就讀於政大新聞研究所，羅超華現任本校助教，他們在校時均係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碩士班研究生需呈論文題目

【本報訊】碩士班二年級研究生，呈報論文題目及指導教授，定於十二月十二日截止。

凡碩士班二年級研究生擬於本學年度提出論文者，應速決定論文題目及指導教授並填妥「呈報論文申請表」，於十二月十二日前交回，逾期未辦理呈報者，併入六十學年度處理。

遵守乘車秩序

違者嚴加議處

【本報訊】為愛護校譽，訓導處呼籲同學遵守乘車秩序。

據悉：近有不少同學於山仔后乘公路班車不守秩序，屢受附近居民責難，影響校譽至鉅。

訓導處規定，今後如有違反者將嚴加議處。

華青徵稿

月底截止

【本報訊】將於十二月中旬出刊的「華岡青年」，所收到之稿件尚不及預期的目標，希望同學能踴躍投稿。「華青」稿箱設於大義館三樓課外指導組，將於十一月三十日截稿。

據該刊總編輯張世煌表示：今後之「華青」將是學術之論述與生活之報導兩者並重，以提高內容之可讀性為方針，企盼能為這代表華岡人的刊物樹立一新的風格。

旅港名作詞曲家今日來校演講

【本報訊】旅居香港名作詞家許建吾先生，名作曲家周書紳先生，應本校之邀請，將於今（二十四）日來校演講，此次演講之主題係有關作詞、作曲方面。

旅居香港名作詞家許建吾先生、名作曲家周書紳先生係於本（十一）月二十二日乘中華班機抵臺。

本校張創辦人於二十二日晚，在陸軍聯誼廳，招待這兩位遠道而來的名作曲家。出席者有：文化局局長王洪鈞、本校院長、副院長、音樂系系主任吳季札，和數位音樂知名人士何志浩、鄧昌國及其夫人、謝覺民及其夫人、戴粹倫、申學庸、蕭而化、李中和等多人。

據悉，這二位名作詞、曲家，應本校、國立藝專、中國音樂協會等音樂單位之邀請，將在臺停留兩週，並預定於本週六（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止做為期三天展出。

據該展負責人說：此次展出之地點原為學生活動中心和大義館二一一室，但因場地關係，臨時取消學生活動中心的地點，改為全在大義館二一一室展出。

此次展出主要內容為：西畫、國畫、美術設計，皆為該班同學平日之精心傑作，為求觀摩互砌互磋，特別展出，希同學前往觀賞。

院廿日夜同談長八對部學話

會後並將放映電影

【本報訊】本校院長宋晞，將於本（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對夜間部二、三年級同學講話。同時舉行電影欣賞會，招待同學們。

凡夜間部各學系二、三年級同學，須於當日下午一時卅分以前，集合在金華街「大專社團活動中心」。

出席同學，晚間仍須照常上課。

本校響應風災捐獻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頒榮譽狀

【本報訊】本校全體師生於民國五十八年十月為響應國民黨艾爾西、芙勞西颱風災害捐獻運動樂捐款物救助災胞義舉仁風殊深感佩謹贈榮譽狀一紙藉誌謝忱此狀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私立中國文化學院全體師生於民國五十八年十月首先響應本黨救濟艾爾西、芙勞西颱風災害之捐獻運動，因成績優良，榮獲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頒發榮譽狀乙紙（如圖），榮譽狀內容如下：

中國文化學院為舉辦華岡博覽會展覽慶祝開國六十年啓事

華岡博物館舉辦慶祝開國六十年紀念博覽會，位于大義館第六層全層。現館舍行將落成，定于十二月一日開始佈置，六十年元旦開幕。凡中華學術院各研究所所長及本校各研究所、各學系、（含夜間部）各組、各專修科主任，均敦聘為理事。除本館自行徵集及收藏者外，希望以上各單位均能貢獻文物，俾作有系統有計劃之展覽，衆志成城，蔚為鉅觀。如荷賜助，敬請惠臨大義館五樓華岡博物館館長施翠峰先生商洽，此致。

董事長　張其昀

院長　宋晞

假日及其他

●W●

我伏在桌上，詩心在心裡起伏澎湃，我望牆上，牆是潔白如詩的壁，走到門外，門外是繁星點點的夜空。走到樹下，有風從樹稍輕輕拂過，我聽到樹葉在沙沙作響，我想起月神與牧羊人之意，以及牧羊人的草原世界。

我想起有一個夜裡，那個人在教我看星相，那是夏天的夜晚，我一點也不經心，只是靜靜的聽着，而心裡有點害怕。對那人有無限的戒懼。

這許多時日，我偶爾看到那人，遠遠的，有時候在陽光底下，有時候在風雨中，那人的臉變得陌生而模糊。

却有一些痛苦去回憶那一夜的星空，涼得有點像水的夏夜，怎麼樣也想不起那時候的戒懼。

×　×　×

就像今天，冬天的太陽暗暗的，却不知道要去那邊？九點多到宿舍外面站了一下。那些新入學的女生，像鮮花一樣，在風中招展而過。

會客室裡，有幾個男士坐着等待宿舍裡的人，這山上總是這樣的，偶一放假，及難得這樣的好陽光，就變得十分喧囂。

對面那個小路傍，有幾棵橋子樹，陽光照着那些綠綠的葉子，照着前面這條柏油路，却不禁愁起在那個地方度過的暗暗的冬日，有一些懷念。好像是很久以前的，又像是那些剛走過的冬日。

上課的日子，總是忙着，趕寫報告或採訪，或寫稿、有時候會渴望有一個假日，一個有陽光的假日，供你躺在床上，流覽窗外綠綠的群山，尤其我那床正好靠着窗，窗底下就是一個山谷，時常有一些淙淙的水聲。

早晨，我睜開眼來的時候，陽光就已經照到我床上了，整個身子暗暗的，然後我才想到這是個假日，一些浮燥之感却從心底昇起。只是想哭、想家、想着「孤單」。

唱機，那個施轉盤上，放着德弗夏克的唱片，那夏弦樂四重奏，有時候夜裡也會夢到的弦樂四重奏，昨夜就是那樣睡着，擁抱滿腔的感愛，滿腔的痛苦。

好像每一次聽那些弦樂，就有滿腔的要崩烈的感覺，從古典到浪漫、到現代。而德弗夏克那些很富於草原氣息的音樂，尤其令我感到有某些抓不到的，或得不到的痛苦感。

一到冬天，我就很慣於穿那些有强烈對此的色彩的衣服，我時常會想像北國的冬天，而唯一感覺到的也似乎是「紅」、「紅」色，在寒風吹拂的北地，或是一片沙沙落葉中，好像來得特別孤傲，我偶爾會去追憶一個紅色的影子，當我心底浮現那種從追憶中所得到的滿足和美感時，我往往發現，自己追憶及企求的原是自己的身影，那種感覺常是令人欲淚的。和孤單的。

就像此刻，我穿着一身紅色衣服，站在宿舍門口，好像在等待着什麼？盼望有那麼一個舊日的朋友會來看我。一整個早上，就只看到門口那些來來往往的人，以及那個老工友坐在會客室內對人瞇着眼笑。

然後我順着那個柏油路面走出去，微微的風，不時吹起額前那些零零落落的鬢髮，路面上那些亮亮的陽光，有一些溫暖感。有幾個外國小孩，在嬉戲，使我想起幾天前的黃昏我看到的那個穿開襠褲的小孩，多少總勾起一些對孩提的記憶，對母親的懷念。以及一些即將離開母親的悵然。

那天，在系裡，助教告訴我：「你讓人家的感覺總是很快樂。」我便想起有一個黃昏，我走進潘的寢室，出來的時候，她感謝我帶了幾個笑聲去給她，而後一個夜裡，我生着病，感覺到孤單無依，感覺到「獨自淒涼人不問」，我哀哀的哭泣，呼喚着母親，而窗外是無垠的天際，母親的同聲在千里之外。便覺點點滴滴都是淚。

常是這樣蹣蹣獨行，一任陽光照耀，微風吹拂，所有感情奔騰，同來，仍是一個抽搐得令人想窒息的心。

無題

趙一珉

轉過身時
記憶 如急流汹湧的流失
等妳的双眸濺滿
蔚藍藍的潮潤
故事正好結束

走向水湄低語
若能勒令江流廻首
若能重新摺好
化爲灰燼的紫帕
妳當幻化如一抹流雲
若能抛却幸福和歡樂
像落葉拍階
引不起一聲喟嘆
那麼，踩出鐘擺的舞步吧
嘲笑時光蹣跚

偏着頭尋找
看到的只是茫然
什麼時候帷幕已落？
悄立中發現
夢也不再忐忑。

抖在雨中的父親

余立龍

撐起傘，走在雨中，走在泥濘的山路。

帶着母親的叮嚀囑咐，帶着幼弟的純眞憨笑，我依依不捨踏出家門，朝山下走去——而獨缺漏父親的祈望鼓勵；因爲父親不在家。

父親不在家，這麼個大雨天。

經不住疾風勁吹，雨珠漫天狂灑，織成一道密密麻麻的網，裹住我一顆淒迷迷的心。我知道家是需要我的，也了解這一去就是四個年頭的花開花落，可是，我却撐起傘離開了家。記得玲玲有回說過：雨季常使人擁有一份悵惘的憂鬱症。我不否認，我老愛染上多愁善感、觸景生情的毛病；何況此時父親不在家。

危嘌嘌步過搖幌腐舊的木排橋，把那大片孟宗竹抛在好遠的身後！！總算是抵達了山腳下。我縱目環視：但見水田湜湜，溝渠汪洋，週遭是白茫茫的一片。這幾乎使我迷失在仲夏「風時水」所吞蝕的大地，……

是父親！在田埂上我睜大了眼睛；那背影身材是我最熟稔不過的，隱隱約約顯在灰濛色掩蓋的田間。

爸爸！爸爸！……

落雨聲數次壓去叫喚聲，終究使父親轉過頭，我忖度這時父親臉上必定寫着驚訝與喜悅。我激動得把傘柄搓在掌中，斗大的傘，像車輪那樣地圈圈轉，剔出流蘇般的小金珠——正如我心中迸出的千萬縷眞情！

父親吃力地在這邊走來，我眞想跑過去攙扶，可是我不能。父親身上披着簑衣，雙腳踩在泥淖的土中，舉步是多麼費力與艱難；眞恨不得我就是咒土金剛，化泥漿作風火輪。然而，雨是更大，風是更急，我含淚在田埂上，忡慮在深雨裏。

這麼個大雨天，爸爸！還是等雨小點兒，……

父親咳了兩三聲，連說不打緊、沒關係，幾個月來難得有這樣的好日子，燥旱快把人逼死；還說得趁足水時耕好田，明年才有成串稻穗的豐盈收穫。父親，我不是不曉得——枯萎的茶樹、乾燥的果園、龜裂的旱田，……這些都迫切需要雨水的滋潤；我更曉得——兄弟倆昂貴的學費，父親，我是在爲您佝僂孱弱的身子而耽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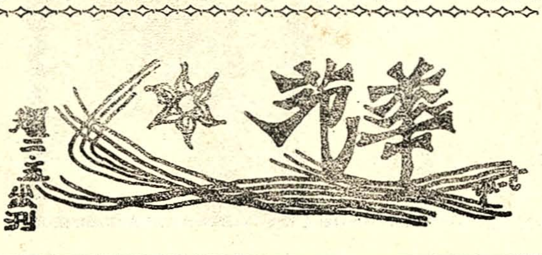
爸爸！您還是——

父親阻止我說下去，咧開紫凍的雙唇，訊及生活、問及學業、探及所關心的種種。父親，您不用操心的，孩兒自會照顧自己，正像父親您當年一樣：帶着空乏的包袱，睽違父母，遠離家鄉，走遍了天涯海角。

雨越下越狠，風愈吹愈狂，傘緣滴下的不再是金珠，而是條條的白銀；天邊且不時劃出了閃閃的亮光，看樣子，這場雨是不會很早就歇着的。父親的眼睛和眉宇擠在一起，成了一道縫，嘴角上再度掛上了笑容；而我傷感的心房，却如毒蛇的咬囓，……

爸爸！我走了，還是回……這麼個大雨天……

這麼個大雨天，父親！您的身影漸漸模糊，再拐個彎，就見不着您佇望在我身後的慈愛眼神；可是我永遠記着，永遠鐫刻您——父親，紫凍的唇，抖在雨中的父親！



小啓

竹凡、伊芙、夜琴、孤鴻諸同學，請示系級眞名，俾便致酬。